# 学美术的悠悠

大二时，阿诚认识了学美术的悠悠，悠悠是阿诚的师妹，和他来自同一个家乡，他们是在同乡会里

认识的。阿诚起初没怎么注意这个女孩，因为她不算十分出众。其实悠悠属于耐看的那种类型，追她的

男生也非常多。

阿诚和悠悠的频繁接触是在大二的下学期才开始的，悠悠的电脑中了木马程序，听说老乡阿诚比较

精通电脑，便劳烦他帮忙。阿诚也想逞逞英雄，因此有段时间经常往悠悠的宿舍里跑。

阿诚渐渐地觉得自己开始想这个女孩，觉得这个女生很有味道，当时阿诚在女生当中的口碑已不怎

么好了，阿诚为了夺得芳心，可谓不辞劳苦，天天嘘寒问暖，晚上宿舍关门后还翻墙出去给悠悠买消夜，

女生毕竟是心软的动物，经不起阿诚的狂轰滥炸，终于投怀送抱。

阿诚是个很有心计的人，他知道对付这样的女生只能来软的，不能来硬的。

女生宿舍附近有一个山头，上面是阿诚和悠悠的拍拖圣地。

一个月朗星稀的夜晚，他们俩又来到这里，悠悠靠在阿诚的肩头，享受着春天的清凉，月光照在她

恬静的脸上，拂面的微风扬起她柔软若棉的秀发，分外美丽。

阿诚轻轻抚着悠悠的长发，端详着女孩子安详的脸庞，和悠悠在一起快一个月了，他们仍只限于拉

拉手，搭搭肩，阿诚觉得是时候试探一下她了。

他抚摩头发的手滑落到悠悠肩上，然后又搭到悠悠的腰间，搂着她杨柳般的细腰，悠悠没有反应。

阿诚的手开始徐徐地向上移动，隔着薄薄的衣杉，他碰到了女孩胸围那硬硬的边缘，就在这节骨眼上，

悠悠抓住了阿诚的手。

「唉，倒霉。」阿诚心想。

「阿诚哥，你知道吗？我们宿舍的人都反对我跟你在一起呢。」悠悠说：「她们说一看就觉得你是

个花心的人，还说你以前跟好多女孩好过呢。」「唉……悠悠，其实我也是有苦难言啊。」阿诚开始装

可怜了，「她们说得没错，我是和不少女孩好过，可两个人要长期在一起是需要靠双方努力维系的，你

以为我不就不伤心不痛苦吗？人非草木，那一段段感情，我是多么的不忍舍弃啊，可我实在是没有办法

啊，悠悠你能理解我吗？」「我理解，其实小说里电视里的爱情故事不也都是那样吗。」悠悠若有所思

地说，「那婚前性行为呢？你是怎么看待这个问题的？」「我不是说了嘛，人非草木，情到浓时，人的

理智是无法战胜情感的。现在都已经２１世纪了，我觉得人们对这个事情应该报以平常心看待，既然是

自然产生的，就不该去压抑它。」阿诚一本正经地说，「况且，这种事情是要你情我愿的，属于双方的

感情，不存在一方勉强另一方的情形。」阿诚说完，在悠悠脸上吻了一口，轻轻地说：「所以如果你不

愿意，我也不会勉强你的。」羞得悠悠脸都红了，低头躺在阿诚的怀里不再说话。阿诚趁热打铁，俯下

身继续吻女孩的另一边脸颊，吻着吻着，阿诚又开始了第二次尝试，他从后搂着悠悠，双手慢慢地解开

了姑娘领口的两个扣子，悠悠抓着他的双手，不过这次没有推开他。

阿诚的左手从解开的扣子处穿了进去，一直探到姑娘的胸罩内部，摸到了悠悠的乳房，悠悠的乳房

很圆很挺，手指伸开正

好能完全罩住。

「唔……」悠悠娇声抗议着，阿诚的手指在轻轻逗弄她的乳头，「诚哥哥，不要……」悠悠紧张地

抓着阿诚的手。

阿诚心里暗暗高兴，看样子这是第一次有人摸她的乳房。姑娘的乳罩勒得很紧，阿诚只能伸进一只

手，不过这对阿诚来说是小菜一碟，他对解胸围是在熟练不过的，隔着衣服都能解开，这不，阿诚的右

手一捏一掰，隔着衣服，就将悠悠的胸罩解开了。

阿诚双手都如愿以尝地得到了柔嫩的乳房，他以熟练的技巧为姑娘挑逗按摩着，悠悠紧张的心情逐

渐放松下来，闭上眼睛享用着阿诚带给她的情趣。

不知不觉夜深了，悠悠象个孩子般依偎在阿诚怀中睡了过去。阿诚小心地把悠悠上身剩余的纽扣也

解开，拿下她的乳罩，在银色的月光下静静欣赏姑娘曲线玲珑的胴体。

悠悠入学年龄很小，还不到十七岁，全身上下散发着少女迷人的气息，月光照在她隆起的胸脯上，

两颗圆滚的肉球是那么的雪白，白得有些耀眼。

阿诚弯下腰，贪婪地闻着姑娘皮肤上的味道，他的气息把浅睡中的悠悠弄醒了，女孩发觉自己上身

门户打开，顿时羞得不知所以，她着急地问：「你把我的胸围弄到哪里去了？快还给我吧？」阿诚抱着

悠悠，用温柔的音调说：「宝贝，送给我留个纪念好吗？今后当我想你的时候，我就可以拿出来，睹物

思人。」「可我今天穿的是衬衫，这么明显，叫我怎么回去啊。」悠悠说，「你真的想要，我明天拿给

你嘛。」「不嘛，明天拿的话意义就不一样了。」女孩子就是女孩子，容易哄，阿诚心想着，说，「要

不这样，用你的小内裤换。」阿诚诡秘地笑着说。

悠悠的脸登时又变得通红，「唔，不要……」悠悠是这么说，可阿诚可不管了，伸手就去拉悠悠的

裤子，悠悠起初说什么都不让，经不住阿诚的死磨硬泡，最终还是默许了。

阿诚兴奋极了，他的计划正在顺利进行中，他把手伸到悠悠的大腿根部，绕过突出的阴阜，那一块

柔软的嫩肉完全在他的掌握之中了，这真是少女最美妙的部位，娇柔，温润。

阿诚用手指沾上一点黏液，均匀地涂在女孩阴道口附近，细细地划着圈，然后逐渐往肉缝中施加压

力，把两片原本并拢的花瓣向两边压开了。

女孩的体液很丰富，按照阿诚的判断，她正在排卵，是最容易「做错事」的时候，真是个千载难逢

的好时机。

悠悠一直紧紧夹着双腿，喉咙里不时发出羞涩的声音。

阿诚强忍着暴涨的阴茎，一手玩弄阴户，一手揉弄着少女的乳房，同时用嘴巴亲吻着姑娘敏感的耳

背、颈脖。

他知道这时候急不得，一定要耐心消除少女第一次的紧张心理，否则今晚好机会就只能泡汤了。果

然，悠悠紧张的喘息逐渐变成了舒适的呻吟，滑滑的液体不断从花瓣下的蜜洞中溢出，把内裤都弄湿了。

阿诚抓紧机会，把右手也伸到姑娘腰间，要扯下悠悠的裤子，悠悠还是有点紧张地说：「唔，在这

里脱要是被人发现了怎么办啊。」「你不脱，那就把胸罩送给我喽。」阿诚说。

「要不去那块大石头后脱给你，好吗？」悠悠说。

「好。」阿诚强压着体内的欲火，抱起悠悠走到一块大石头的后面。阿诚将悠悠放到地面，一点一

点地扯掉悠悠的裤子，又慢慢拉下少女的内裤，连女孩的鞋子也被脱掉了扔在一旁，露出两个小脚丫子。

「我的胸围呢？」悠悠问，第一次在男人面前脱得一丝不挂的她觉得很不自然。

「别急嘛，我的小宝贝。」阿诚说，「让我好好欣赏一下你，你好美啊。」衣服都脱了还能由得着

你吗？阿诚心里暗暗笑着，不过他一点都不急，他知道耐心非常重要。

阿诚继续细致地爱抚着悠悠的身体，又逐步脱掉自己的衣服，将悠悠抱在怀中，让她感受自己的男

人气息。

悠悠的理智被欲火一点一点的烧尽，情感冲婚了她的头脑，她对阿诚不在抗拒。

阿诚分开悠悠修长的美腿，伸出舌头，在姑娘柔嫩的隐秘部位下工夫，熟练的技巧攻克了少女的最

后一点矜持，悠悠很享受地舒展着双腿，露出那还只有稀疏体毛的阴户，享用男人带给她的快感。

机会来了。阿诚迅速扒下裤子，挺起坚硬的肉枪，顶在悠悠的阴户前。女孩的阴道口闭得很紧，借

着皎洁的月光，阿诚用两个拇指掰开姑娘的大阴唇，两片小阴唇因为兴奋的缘故也无力地倒向两旁，露

出窄窄的洞口，这就是阿诚觊觎已久的地方。他把腰靠向女孩的阴户，徐徐前推，巨大的龟头推开细窄

的洞口，瞄准了目标。

轻微的疼痛让悠悠从激动中缓过神来，她睁开眼睛，握着阿诚的手，痴痴地问：「阿诚哥，你是真

的爱我吗？」「真的，我真的爱你。」阿诚最后轻吻了一下悠悠的嘴唇，腰部一用力，粗大的肉棒便向

姑娘初经人事的玉洞插了下去。

悠悠的处女膜十分坚韧，象一道有弹性的墙般抵在龟头前面，但这又如何能拦住经验丰富的阿诚？

相反，他最喜欢这种充满弹性的处女膜，让他能真切地感受到开苞的乐趣。

阿诚憋足了劲，勐地一使劲，少女的处女膜被龟头撕开一个大口，粗壮的阴茎长驱而入，从被破开

的处女膜中间直插向姑娘的阴道深处，直到女孩的阴道被完全填满为止。

「啊……呵……」悠悠咬着牙关，剧烈的痛楚还是使她忍不住叫了出来，强烈的刺痛持续了好一段

时间，才逐渐平复过来，悠悠轻轻地舒出一口气。

阿诚不忙享受，他拉出自己的宝贝，在明亮的月光中仔细查看一番，上面沾着姑娘贞洁的处女血，

还有一小点处女膜的破碎残屑，阿诚满意地笑了。

他趴在悠悠纯洁的胴体上，一遍又一遍爱抚着她嫩嫩的肌肤，亲吻着她的额头和脸颊，疼爱地问道

：「还痛吗宝贝？」「有一点点。」悠悠说，眼角还含着晶莹的泪珠。

「别担心，以后你会很喜欢这样的。」说完，阿诚才缓缓抽动阴茎，品味着新鲜紧致的肉穴，女孩

的初夜总是那么的浪漫，那么的让人神往。阿诚闭着眼睛，认真地感受着，体验着，包围在龟头四周那

娇嫩的肉壁，还有鲜滑温润的玉液，就如仙露般甘甜美味。

相反，初为人道的悠悠，基本没有多少快感，只是觉得那根肉棒好粗，把她的阴道撑开很宽。阿诚

每推送一次，阴道都有轻微的麻痒感，挺舒服的，她也就着这点微弱的感觉，配合着阿诚微微哼哼起来，

毕竟这是第一次，女孩子都希望自己能有个淋漓尽致的第一次。

阿诚做做停停，尽量想在悠悠身体里多留一会，不知做了多久，他快忍不住了。他搂住女孩的纤腰，

对悠悠说：「悠悠，抱着我，紧一点，我就要射了。」「你要射精吗？这样会怀孕的啊。」「没关系的，

我明天给你买药去，」阿诚抚摩着悠悠的脑袋，说，「那全是我爱的精华，代表着我对你的浓浓情意，

你没听过爱如潮水吗？」「乱说，爱如潮水是这样的意思吗？」悠悠娇嗔地说，「我可以让你射在里面，

但你要好好对我，爱我，知道吗？」「唔……」阿诚点点头，双唇朝悠悠的嘴上深深一印，用力吸着，

同时下身鼓足劲头，开始了最后的快速抽插。

悠悠的四肢紧紧勾勒着阿诚的身体，迎接着男人的最后一击。一阵狂抽勐插后，阿诚的身体如大石

头般重压在悠悠身上，两人结合处下阴微微突出的部位紧紧地互相挤压着。

悠悠身体里的那根巨炮快速地发射着，阿诚体内酝酿多时的浓精排山倒海似地射进了悠悠的子宫。

悠悠是阿诚上大学后第七个女孩子，用自己的身体承载了阿诚身体里产生的千军万马。

阿诚射完精好久，悠悠仍旧依依不舍地搂着阿诚，这个她生命中的第一个异性，不舍得让他这么快

离开自己的身体。

悠悠是个外冷内热的女孩子，一旦爱了，就爱得特别深刻特别狂热，她对阿诚可以说是毫无保留地

付出，言听计从。那时的悠悠对性方面的事情知之甚少，阿诚也就成了她最好的启蒙老师。

有一次，悠悠对阿诚说：「诚哥啊，君儿和小曼都要她们的男朋友带套的，这样不是挺好吗，干手

净脚的，为什么你总是不愿戴啊？」阿诚回答说：「宝贝，因为我太爱你了，我要完完全全占有你的身

体。你知道吗？一个女孩如果经常和同一个男孩做爱，经常接受他的精子，男人的部分精液就会沉积在

女孩的子宫里，女孩的卵细胞会受到那个男人生殖细胞里的ｄｎａ影响，将来她生出来的小孩也会很象

那个男人的。所以啊，我这样做是要让你百分百对我好，不让你有机会想别的男人。」悠悠笑着说：「

真是的，人家对你不好吗？人家什么都给你了，你呀，可要好好疼悠悠哦。」阿诚觉得悠悠的室友对自

己印象不好，总是给悠悠灌输一些不利于自己的思想，就怂恿悠悠搬出来住，于是俩人在校园旁边租了

间房子，相宿相栖，暑假到了也不愿回家，在屋子里过着如胶似漆的夫妻生活，白天逛街玩乐，晚上做

爱，那段日子阿诚过得真是不亦乐乎。

悠悠学习很用功，大二的时候转学到别的城市去了。转学后阿诚和悠悠仍维持着恋人的关系，然而

有情无欲，很难持续，阿诚怎么忍耐得住生理上的寂寞，他很快就有了另一个女朋友，也就是我现在的

室友，小倩。

阿诚跟我说，其实他对悠悠说的都是真话，他也不想这样，他也想好好地去爱一个女孩，问题是一

旦新鲜感消失了，感情也就很难在历久常新了。【完】